中华古籍保护
天津交通銀行同人俱樂部圖書室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爲表裏及其二子繼嚮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爲十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蘇文公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旣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覇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銀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目錄

第一卷
書狀共二首
上仁宗皇帝書
議修禮書狀
第二卷
書五首
上文丞相書
上富丞相書
上韓樞密書
上田樞密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第三卷
書七首
上王長安書
上余青州書
上歐陽內翰書
再上歐陽內翰書

三上歐陽內翰書
上張侍郎第二書
上韓舍人書
第四卷
論六首
易論
禮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第五卷
論七首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明論
辨姦論
第六卷
論四首
譽妃論
管仲論
審勢論
審敵論
第七卷
權書十首
心術
法制
彊弱
攻守
用間
孫武
子貢
六國

高帝
項籍
第八卷
衡論五首
遠慮
御將
任相
重遠
養才
第九卷
衡論五首
廣士
申法
議法
兵制
田制
第十卷
記說引序共九首

彭州圓覺禪院記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蘇氏族譜亭記
名二子說
仲兄文甫說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族譜引
族譜後錄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狀

上仁宗皇帝書

此書反覆數千言如抽繭中之絲段段有情緒可愛而中間指陳時政處又往往深中宋嘉祐間事宜老泉一生文章政事畧見於此矣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

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

247796

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蓄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勠力亦自知其跡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跡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

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核實用人）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勠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

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
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
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
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馭天下之吏
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
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
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
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
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
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

請託公行泌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
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
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
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
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
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
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
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

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其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

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

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特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匃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躐次

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

考課

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

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爲愈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

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下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旣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

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論監司太守待縣令當以禮）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

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

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處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

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贄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

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與今時情弊畧同）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信在大臣）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

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切中今時弊情事）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

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

然此終不可已

旣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凛凛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

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始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

愛惜名器

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

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入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

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巳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皇失次爲夷狄笑而巳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挾簡記其旁一搖足輙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鐏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惟其

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

因郊而赦

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入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

此最宋時無弭之法故蘇氏父子往往深心於此

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先破人主

之疑

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

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

則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極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采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者猶未也雖得

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慢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

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

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闈闥掃灑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畧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

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

按此書十條內如革任子擇使罷赦令爲最確而嚴考課之法舉武健之士其議雖未審亦當時所急至所言重縣令之體假兩制之權與高第者不當按名叙用似無大關係首條欲州縣幕職上舉主必按其廉能其議未暢而未謂宦官一節恐非宋朝時事之亟者然於今日則可謂血脉腸胃間之疾也已

脩禮書狀

脩事明亦合經典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

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于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

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肸植
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
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
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
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
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盖而反
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
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
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
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
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　老成

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
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　收謹嚴
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一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文丞相書

論取士貴廣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葢周

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葢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

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欲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畧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畧於始而精於終

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紛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

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吏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

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今　國家患冗吏之壅而亦創進士之數甚非計盍亦用老蘇之說而精之於終也

上富丞相書

老泉欲富公和處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於丞相寮貳間有不相能者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閤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鬬架鍾〕乎〔叙好〕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

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數轉且疑且解何〕也〔寄閒架〕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以下如大旨其說〕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

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

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

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蔕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
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
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
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切証）
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陳平
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
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
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
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

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
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深切中情事）
去遂不復用以殁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
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
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
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含不盡意）

上韓樞密書

老泉厭當時兵政之過弱故勸韓魏公以誅戮而其行文似西漢踈宕雄辨可觀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决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篇大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决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看他用字）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從來無人如此說）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用兵決勝之時）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似韓非商鞅之餘）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養兵不用之時）

千里之河一搴砥柱然後歸過聖人接入宋事騎龍乎也

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喻收妙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又喻帶應前江河之喻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結定了天下無變便轉入今事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

驕事一一如手指

本屬名言以之問諸韓魏公則必駭而無當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老蘇抑於蜀卒之驕故為此論）

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閒其曹往往

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

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當時士卒驕情如此）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接○得○尤○妙）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入○太○尉○）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

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

此意可以行之於專閫臨戎之時而不可行之於樞筦執國之日

此段嚴濟寬於當時允中肯綮

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又以戰守二字續之文字才不困）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就綴上借喻立論）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此論從韓非孫）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武等書來）恩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抱前）心而無邮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恩天子之深仁則良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結）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荆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是有用文字

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

忠恕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

之策當是有用文字
荆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田樞密書

此文骨子原自于襄陽書中來而氣特雄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柱子）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何等氣岸）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

（看他轉折跌宕處）（婉曲）

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

（本旨）

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以

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
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荆川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便不
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絕豪邁不羈

故倒架子而文字峻絕豪邁不羈
荆川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便不
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論葬禮甚透當與劉向昌陵疏參看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

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

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使而得之者小民無知
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
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
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
（[illegible]前叅兩段慨切情神）
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
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旣殁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
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
（[illegible]）
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
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
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

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
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
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
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
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
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

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
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
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總收前）
（亦是劉向家法）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
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
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下三轉貴戒韓公一轉緊轉）
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
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
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

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
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
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盍唐太宗之葬高
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
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
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結慨切）
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
甚

唐荊川曰一事反覆議論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王長安書

運險峭之思以爲鑱畫之文故其鋒鍔不可
嚮邇

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氣雄）
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
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

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
以鶴辭（峻）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
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
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
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
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亾其
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
是始以天子存亾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奇）
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

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按古証今多可慨）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唐荊川曰議論奇高

上余青州書

論出處氣多奇崛處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

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明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應前案）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横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其角而

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嚬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賤富貴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

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

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

結束

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畧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上歐陽內翰書

此書凡三段一段歷敘諸君子之離合見巳
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巳知公之
深三段自敘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
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
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
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
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

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
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
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
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
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
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
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
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
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

則巳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

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

又掣前來覆說一番姚曲

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

評論三子文章直如寫生

寫文人二子以形容歐陽子之文何等嚴態

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

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

轉

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

生平苦苦如此然後得造自室乃知爲文之不易易也

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何等結束

[illegible]四人千餘年來一脈之細如線

再上歐陽內翰書

文有起伏頓挫而其自任處亦卓然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者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

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

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懟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三上歐陽內翰書

風肯脩然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

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樂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張侍郎第二書

告知己者之言情詞可涕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
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
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
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茍歸立便殿上與天子
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
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
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
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
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
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
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
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
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
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
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
絜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

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老蘇强項如此正與前篇詞旨不同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歛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閒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

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閒布衣與之論閒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閒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

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

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宜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三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易論

文有烟波而以禮爲明以易爲幽謂聖人所以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過矣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

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說解只用兩句）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歸根此是本旨）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老蘇以禮爲强世之術即荀子性惡之意文

甚縱橫而議論頗僻矣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亾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先說一過）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

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
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
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
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
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覆說一片）
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
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
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
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

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
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
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
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
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
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
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
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複說）
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

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
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
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
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𡡾娜百折無限烟波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

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殷殷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蘇氏父子兄弟於經術甚疎故其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

絕處逢生令人有凌虛御風之態

詩論

說詩處愈支而文自澎漾可觀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如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

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其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不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

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蓋詳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
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
蓋詳忍棄其身故詩之發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
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書論

此篇識見好而行文法度亦勝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

入題洒脫

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値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

忽入感慨文便頓挫

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

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

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焉吾安坐而鎮之夫孰

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爲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爲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蘇於論六經處竝以强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斥特其行文嫋娜百折似屬烟波耳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

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筆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

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

於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

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將、無、作、有、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

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荆川曰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遍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乘可也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史論序

老泉史論三篇頗得史家之髓故並存之三篇當合看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

使之紀事將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餘例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經史並言是對客論主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

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貶褒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

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

餘波作掉尾

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愼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分段議論體古人讀史刻畫如此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寛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

錄矣吾復何望哉是室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貍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

看得透

越自匹吳以前未及入中國會盟故春秋不以書

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篤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主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

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曰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評騭諸家如酷吏斷獄

或問予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

楚宋衞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襲蹈

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盡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强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

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

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
也
進諫　千古絕調荆川謂此等文字摹倣
良是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
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非相黃免以爲
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時之失也壽之
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
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
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
也
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

諫上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進諫　千古絕調荆川謂此等文字摹荀卿良是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

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以下並皮史記戰国策爲拼案）
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
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
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
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
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
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

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
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
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
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
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
則勃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
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家父子學問宗旨）

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中華古籍保護（stamp）

諫下

勸諫　行文亦自痛快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
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鄉
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
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
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
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
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
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
緊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
蘇家文往往以譬喻徧切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
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
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
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
切情事
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

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

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明論

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謂其意脉白戰

國策來良是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

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子之明明之小者也伯者之所操切也聖人之明則以無心而虛虛故能照照則能普萬物而不蔽釋氏之所謂寂生照莊子之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皆此意也

辨奸論

荆川嘗讀韓非子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

余於老泉此論亦云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已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

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拓開　以上摹拓開此段論本人何等起伏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如此轉作結極婉媚

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五

中华古籍保护